

從一宗嚴重車禍說起

賴黃婉群



賴顯光、黃婉群伉儷及子以信、女以行

「噢！」直覺上知道車子碰到了物件，我們立即把豐田四驅車剎停；那時，我們正在烏干達（Uganda）一條雙程公路上行駛。一件嚴重的車禍發生了——距離我們車子10至12米以外，一個女孩子躺在路邊淌著血，好像快要死去似的。

那是2004年6月，一個陽光普照的愉快日子。我們正在從肯尼亞（Kenya）的內羅畢返回烏干達的恩德培，13小時的車程首8小時都很順暢。我們剛越過烏干達的邊境，辦妥了車輛「暫時進出口」的清關手續，在護照上蓋好了章。那段日子，我們在烏干達事奉，兩個孩子在肯尼亞的一所宣教士子女學校就讀，為了節省金錢，我們經常開13個小時的車去看他們而不坐飛機。我們剛剛和兩個孩子在學校渡過了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週末，外子為孩子們施行了浸禮。他是在東非事奉的宣教士，身為牧師，也是孩子們的父親。許多弟兄姊妹才在前一天見證了這個有關改變生命的快樂時刻，並且舉行慶祝會——現在卻發生了這樣可怕的生死意外。

外子是一個很小心的駕駛員，有二十多年的駕駛經驗，而且也不討厭開長程車。在長途的行

程中，筆者雖沒有分擔駕車的疲勞，但經常坐在他的旁邊，給他遞水、遞糖果、換音樂光碟、轉廣播電台來提醒他，讓他頭腦保持清醒。這個事故不是出於他的錯。當筆者剛換上烏干達的移動電話卡後抬起頭來的時候，已看見那個女孩子撞到我們的四驅車上來。她和一群姊妹站在路旁等我們的車子駛過，大家都站著不動，因為她站在最後，視線被阻。當她一看見有車的時候，便想發足狂奔，但卻走錯了方向，迎面撞到我們的車頭來。

剛才仍是空曠的公路，突然擠滿了不知從哪裡來的村民，也有許多婦女在尖叫、號哭，而那女孩子的姊妹都跑掉了。迎面的車子也停了下來，外子把那接近死亡邊緣的女孩子抬到我們的車上。為了確認她的身份，我們帶同一位女士用了15分鐘的車程，到那女孩的學校，讓學校的老師鑑別她是誰，然後又帶著那位老師，開車把那

女孩送到當地的醫院。那家醫院實際上沒有甚麼可以挽救生命的設備，他們也沒有作最後的努力就放棄了。有許多人來說要幫助我們，給我們忠告，叫我們離開，指責警員和醫院不負責任，可以把女孩子的屍體留在這樣的一個「醫院」裡。整個過程都非常混亂。

當時，筆者立刻作了兩件事：一方面向神迫切地禱告，讓外子在開車回到醫院的時候保持冷靜，也求神賜我們力量，讓我們知道祂的愛與我們同在，不會受到魔鬼的攻擊；另一方面打了兩通電話——一通給在烏干達宣教工場的主任，一通給肯尼亞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請他們立刻以迫切的禱告來支援！

像這樣危急的事件，通常都很難得到援助，或許能夠幫助的人遠在天邊。在一個我們不熟悉的地方發生這樣的悲劇，我們覺得非常孤單（當時只有一個同工和我們一起在車上），但在幫助來到之前，我們必須自己面對悲憤和化解這突如其來的混亂情況。為了保持鎮靜，筆者迅速想起其他曾有這遭遇的人。一位紐西蘭同工遇到了類似的意外：他在鄉下撞到了一個小男孩，被大批憤怒的村民包圍；他完全是孤單的一個人。感謝神的恩典，那個男孩子活過來了，男孩子的父親稱他為「朋友」。以後，「朋友」就意味著一直不斷地要求幫助或索取金錢。這很令人沮喪！在這樣的情況下，夫妻彼此的支援就很重要了；我們需要小心從事，並要控制自己的情緒，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失去信靠神的心。

在警員的監視下，我們和四驅車留在那個村莊過了一夜。翌日，那女孩子的一位哥哥來和我們談判，交涉了很長的時間。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女孩子的父親有41個孩子，10個妻子，其中6個妻子離開了或過世，現在還有4個妻子打理家務。（他自己可能連女兒的名字都忘記了！）按照烏干達的風俗，遺體當晚就要運返家中擺放，有7天的時間讓親友來哀悼慰問，然後舉行葬禮和解穢宴，把遺體安葬在自己的家園內，那女孩的哥哥極力索償大筆金錢。在烏干達恩德培的當地同事，翌日也坐了大半天的公車來協助和解，以她所知道的合理金額來代表我們表達「安慰」（並

不是賠償）。筆者一直求神讓自己保持冷靜，不要因他們的貪心而生氣。實際上，這女孩子若被當地的卡車司機撞到，他們能索償的只是有限，但因為我們是白人muzungu（在東非，華人都被視為白人），就想索償大筆金錢。我們為這意外很難過，但求神使我們在心內有平安來應付他們對金錢的索求。筆者一直求神讓我們冷靜，不要生氣；也迫切為外子禱告，因為他一向心腸軟，更富有同情心，也不要因為這事故令我們二人有不同的見解。

當然，在警察局和法庭辦理保釋手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靠著神的恩典，證明我們是清白的。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們的同工給予我們愛心、關心，也給予許多禱告支持。有一位愛爾蘭同工甚至帶著行李來過夜，陪我們到第二次的法庭聽證會，我們深深地被他的愛心所感動。當地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也為我們迫切的禁食禱告。因為我們雙方的父母年事已高，而且身體不好，所以我們甚至沒有在《代禱通訊》上提及這事故，免他們憂傷，只告訴了支持教會的差傳委員和小部分支援我們的弟兄姊妹。

但我們的兩個孩子意外地給了我們許多安慰。數週後，我們在家庭敬拜和晚禱時間告訴他們這事件時，女兒懂得用經文來鼓勵我們。她以舊約中為意外事件而設立的「逃城」和我們分享。神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藉著女兒的分享，我們更認識聖經教導的實際應用，尤其遇上這樣的困難時，可以真實地應用在生活之中。起初，我們還擔心孩子們是否會接受這事實，相反地，他們卻鼓勵和安慰我們。感謝我們親愛的天父，感謝祂無比的大愛，賜給我們這樣的兩個兒女！

在宣教工場的十年裡，我們一同經歷了許許多多特別的，甚至是困難或不愉快的事情。作為信心宣教士，我們體會神眷顧我們每日所需。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我們的第一個住所門前不遠處，整日都在燒垃圾廢料，冒出濃煙，氣味難聞，且經常缺水。因為筆者喜歡光潔的房屋，外子就順意花了一整天搬到一個租金稍高的房子。他開玩笑地說；「我給你買了亮光。」筆者很感激他明白自己希望有一個空氣清新、有水有光、



攝於Rift Valley Academy為以信、以行洗禮前

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可是，就在我們搬進這個新房子的第三天，半夜就被賊來偷竊了。外子到警察局報案，在那裡，他遇到了我們在當地認識的第一對從中國來的夫婦，通過他們，我們接觸了許多中國同胞。雖然我們損失了一些財物，但通過向他們傳福音得到了百多個靈魂歸主。這是神奇妙的計劃，把壞事轉化成為成立華人查經班和團契的契機！

在宣教工場上發生的任何事故，整個家庭都要一同面對，筆者親眼看見很多美麗的圖畫：一位宣教士患上了皮膚癌，作丈夫的迫切祈禱外，並陪伴在側，當妻子完成手術後，一直守候在床邊。也有宣教士不受當地人所歡迎，面臨離開工場，感到失落，又難以公開訴說，夫婦二人惟有攜手禱告共渡艱難。筆者更遇見一位宣教士的妻子，雖有小兒麻痺，但她不畏艱難，仍願意留在偏遠的地區服侍，她的樂觀態度令整個家庭都積極起來。可見，家庭彼此支援的重要性。

外子對宣教工場主任分派給他的任何工作都非常喜愛，盡心和重視，甚至一些只需要小小的技能和經驗的工作，他也很樂意去作，發展成為更大更重要的項目。可是筆者總覺得外子大材小用，未被伯樂賞識。當差會要求我們從氣候宜人的肯尼亞內羅畢首都搬到內陸炎熱落後的烏干達恩德培小鎮時，筆者很不高興，覺得被「降級」和「被貶」似的，心裡非常不情願。外子卻欣然接受「任命」，說我們應該離開「舒適的生活圈

子」，到遙遠有需要但卻少人願意去的地方。也許有人會問，在宣教工場有「舒適的生活圈子」嗎？是的，一個已經開始習慣、建立了友誼和得到教會支援的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舒適的生活圈子」。搬到一個新地方，通常意味著少一些舒適，多一些貧窮，付出更高，危險更多。勉強地收拾了行李，我們搬了家，在恩德培住了差不多4年。在那裡，筆者更瞭解和欣賞另一個非洲國家和它的文化，擴展了世界觀，認識了更多的朋友，把福音傳給更多的人，開始了另一個華人查經班和團契，使多人生命更豐富，這就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作者與夫婿賴顯光牧師同為資深跨文化宣教士，現於東非宣教）